

陈忠实

作品精选

椰子老太 到老白杨树背后来 车轱辘子客
地窖 毛茸茸的酸杏儿 蓝袍先生 桥 天折 / 献给一位



陈忠实作品精选



新疆人民出版社

陈忠实作品精选

陈忠实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政编码830001)

西安陆军学院乌鲁木齐分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75印张 2插页 440千字

1999年9月第2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 000

ISBN7-228-04831-8/I·1799 定价:26.00元

目 录

中篇小说

梆子老太·····	(3)
夭折	
——献给一位文学的殉道者 ·····	(85)
最后一次收获·····	(154)
蓝袍先生·····	(213)
地窖·····	(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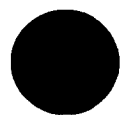
短篇小说

马罗大叔·····	(363)
毛茸茸的酸杏儿·····	(378)
失重·····	(393)
桥·····	(408)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426)
打字机嗒嗒响·····	(440)

轱辘子客·····	(457)
害羞·····	(468)
两个朋友·····	(487)

散 文

晶莹的泪珠·····	(511)
绿蜘蛛·褐蜘蛛 ·····	(519)
沉重之尘·····	(527)
贞节带与斗兽场·····	(530)
北桥,北桥 ·····	(535)
生命之雨·····	(540)
告别白鸽·····	(547)
五十开始·····	(555)



中篇小说

椰子老太

引 子

椰子井村的椰子老太死了。

头天祭灵，二天入殓盖棺，三天下土埋葬，这是目下乡村里贫富皆宜的丧葬仪程。这样照例一来，椰子老太刚一倒头，活人们趁着尸骨未冷，臂腿未僵，紧张地给死者洗脸洗手剃额剪指甲，穿戴起早已置备停当的老衣。在儿女们一阵高过一阵的悲恸的哭声中，安置起灵堂。用半生的小米做成的“倒头饭”献上了，意在死者吃饱之后，有劲走向阴世漫长的道路；彩纸扎成的童男童女已经侍立在灵堂两侧，准备给刚刚踏入冥国地界的椰子老太引路；招之即至的阴阳先生招毕时辰，写过“亡期”纸牌（相当于讣告），又把一副白纸对联贴到街门门框上……屋院里外，紫香缭绕，蜡烛明灭，焚烧阴纸的黑色纸灰在院里飘落，弥漫起悲怆的丧葬气氛来了。

椰子老太的男人景荣老五，压抑着死别的痛楚，保持着一家之主的理智，和近门亲族的几个老年女人忙着安置这一切。现在不是他大放悲声的时候，关键的关键是把丧事安排稳妥，不出意外。好在这一切都进行得顺利，没有大的纰漏。

第二天午时入殓盖棺，板钉钉死，骨肉之情就永不复见了。在

儿女、亲属男女混合的近乎癫狂状态的哭声中，景荣老五使劲睁开泪水模糊的老眼，最后一次瞅一眼和他过活了一生的梆子老太僵硬灰黄的脸孔，就被人从棺材旁边拖走了，随之听见“哐当”一声压上棺盖，斧头钡击板钉的声音……悲痛是人之常情，而作为一件必办的丧事，这一切也进行得顺利，没有出现偏差，景荣老五倒也心安。

问题出在第三天出殡埋葬的时候。

梆子井是个小村庄，历来死人的坟地都选择在村庄背后的塬坡上。坡陡路窄，抬一副灵柩上坡，就需得全村精壮男子一齐出动，前拽后拥，左右帮扶，半路上易人换肩，才能保证棺柩在一路不挨地面的严格的忌讳下送到坟地。这样的地理条件就约成了这个村子的一条习俗，凡遇丧葬，不用邀集，所有男人都自觉前往，宁可劳力过剩而空闲，毋使人手紧张而把灵柩搁置在半路上，谁家也难保不遇丧葬之事而用着旁人的时候。还有一层意思，即是给与自已同在一个街巷里生活了半生的死者的坟地培一锹土，表示庄稼人的一点哀思，一种古朴的乡亲情谊啊！

乡村人至今遵循着午时入葬的迷信习律。眼看午时已到，景荣老五看见自家街门外的土场上，只有三五个尚未成年的娃娃掂着铁锨在晃悠，他有点沉不住气了，急得在屋里院里出出进进，慌急不安。眼睁睁等到午时已过，仍然不见人来，灵柩冷漠地停放在屋子中间的灵堂上，不能启动，队长龙生在村巷里吼喊人的声音，使景荣老五愈加惭愧和惶惑了。拒葬——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景荣老五心里不能不承受这个既成定局的事实。

这是令死者亲属最难承受的耻辱。只有生前在世时劣迹深重的人，死后才有可能招致如此的冷遇。小小的梆子井村，人们只记得清末民初年间发生过一桩无人抬灵的事情。那是梆子井村的一个土匪被外村人打死了，村民们耻于为这个败坏了村风民俗的恶人尽此劳举，致使土匪陈尸三天而不能“以土为安”。土匪的三个

儿子齐刷刷跪倒在街心十字，替代土匪老子向乡党村民赎罪赎过，直到尚未成年的小儿子因羞愧冷冻而倒地昏迷，才感动得村里几位长老出面吆集起人手，把土匪被打得遍体伤痕的尸首草草塞进坟墓……

景荣老五蹲在房檐下的台阶上，年近七十的老人的皱脸，皱得更紧了，脸色蜡黄，眼睛痴呆，胡须颤抖，已经忘却悲伤，转化为怨恨死者的强烈情绪。她眼睛一闭，直挺挺躺在棺材里，等待活人把她埋进地下，不曾考虑把难以承受的耻辱留给她的男人和儿女了！

“甬急，老爷。”生产队长龙生从街门外走进来，用明显的强装的镇静口气宽慰景荣老五说，“人马上就来咧！嗨！现时实行责任制，人都贪着自家的庄稼活儿……”

景荣老五没有搭腔，仍然直勾勾盯着冷冷落落的街门。龙生的安慰丝毫也不能减轻他心里的压力，反倒想，要不是当着队长这个官差，怕是你龙生也不来哩！老汉心里明白发生了怎样丢脸的事，现在无论如何也挽救不及了。龙生看着景荣老五痛苦羞愧的脸色，难受极了。他急得在屋里站不住，屁股一转又走出街门，回过头来，恨声恨气地说：“老爷，我再去叫人，非把他们……”

“甬去咧！”景荣老五大喊一声，猛然从台阶上站起，奔出街门，拦住龙生，终于说，“我到……街心十字去……”

“啊呀！那算一回啥事嘛！”龙生惊慌地说，死死拉住景荣老五的胳膊，“万万使不得！”

农历三月温暖的阳光静静地照射在空寂的街巷里的土堆、粪堆和柴火垛子上，行人匆匆，村巷静寂，现出一种压抑着的难堪的气氛。那些紧闭着或虚掩着的大门里，男人们和女人们在怎样嘲笑那位不能出门的灵柩的死者呢？

……

在时代已经进入到公元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椰子井村的庄稼人，何以要用这种近于恶作剧的办法来为难一个业已死去的

乡村女人呢？

一 椰子村的椰子老太

小河川道里，黄土塬坡下，有个小小的村庄叫椰子井。这个村庄古远的祖宗为啥选用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作为他们的村名，连村里现在已过八旬的白须老汉也说不清来龙去脉了。

椰子井村现在居住着六七十户农家，多数姓胡，杂姓不多；一幢幢新房和旧屋组成的庄稼院，紧紧凑凑地会集在东沟和西沟之间的平场上。每到春夏，村里的榆槐椿楸树木，郁郁苍苍，河川里杨柳列岸，葱葱蓬蓬；数九交至，白雪覆盖了村后的塬坡和村前的河川，房檐上吊下尺多长的冰凌柱儿……一个景致幽雅的北方村落。

椰子老太本姓黄，是小河北岸黄家圪塆人，自幼以三石麦子两捆棉花的彩礼许订给椰子井村的胡景荣。过门这天，椰子井村的年轻后生用花轿把她从北岭上的黄家圪塆抬下来，涉过河水，抬进椰子井村来，停放到胡景荣家门口。男女老幼揭去盖脸的红绸巾的那一刻，新媳妇是怎样的眉眼呢？

窗户纸被扯掉了。新挂的绣花门帘也被踩在脚下。没有机会挤进窄小的洞房的人，焦急地询问已经先睹过一眼的人，模样怎样？看过的人因为拥挤而喘着气，作难似地笑笑：“说不上来……”又颇费思谋地眨眨眼，滑稽地一笑，悄悄说，“脸……长得像个……椰子……”

对于新来乍到椰子井村的任何一位新娘，谁也难得逃脱第一次亮相之后被众人品评和议论的难堪处境。男人们自不必说，已经被众人议论和品评过而且无一例外地曾得过一个形象的雅号的老媳妇们，也更有兴味地反复咀嚼着一个新鲜的绰号：椰子！哈哈！真像……

这是生活贫困而又单调的庄稼人的一种乐趣，一般只限于新婚之后的十天半月里，尽兴取笑逗乐，甚至当着景荣的面说他的新媳妇的脸能当椰子敲，也不怕他犯心病。时日稍微一长，庄稼人各忙各的日月生计，谁还有心思去管人家景荣的媳妇的脸长脸短的事干什么呢！

不管旁人怎样苛刻地取笑和逗趣，景荣对他刚刚娶进屋里的媳妇是满意的。尽管在揭去盖脸绸巾时第一眼看见这位陌生女人的眉眼时，他也觉得那脸儿未免狭长了些，可他不在乎。我的天！老父成年累月串游在渭河北岸产棉区给人家弹棉花，攒下一串串麻钱和铜元，花三石麦子加两捆棉花的礼价，给他订下了这个媳妇。可怜老父未能等到看见儿媳妇过门，自己已经累下痼病去世了，三周年也过了。他能在该当婚娶的年龄娶回一个媳妇，不用担心打一辈子光棍儿，已经很令许多穷弟兄们羡慕的了，怎敢弹嫌媳妇的脸儿是长是短呢？管什么椰子不梆子，哪怕旁人把她的脸比作扁担长哩！他是个庄稼人，穷庄稼人啊！要一个女人来给他管家，做饭，缝衣，生养孩子，而不是要一张年画儿上的人人儿贴到墙上天天去欣赏！

景荣是胡姓景字辈里最后一个男人，人称老辈子，反倒比村里好多年岁高过他一倍乃至两倍的老汉们辈分高过一格，这样，新过门的媳妇的辈分自然也随着他而高了。景荣排行老五，晚一辈的人称他的新媳妇为五婶，晚两辈的叫五太，晚过三辈的就一律不分差别地叫五老太了。“差过三辈没大小，婆婆孙子不讲究。”小辈子的年轻后生和媳妇们，却一律叫起椰子老太来，久而久之，连景荣老五也被他们叫成椰子老爷了。

新婚三五天后，勤快的景荣老五不敢贪恋新媳妇暖和的被窝，背起亡父遗传给他的那张紫红溜光的枣木弹花弓，告别了母亲和亲爱的椰子脸媳妇，赶到渭北棉花产区去弹花挣钱了，结婚拉下的粮款欠债，需当尽早还清。亡父留给他的生活遗训是：“紧还账，慢

结债。莫看一文少而不挣，莫视一文少而浪花。”庄稼人背上账债过日月，吃饭睡觉都不踏实啊！

一月之后，景荣老五再转回到椰子井村的时候，他的短头发上落着棉花绒毛；棉袄的袖肘上和棉裤的膝盖上，黑色的粗布面子已经四处开裂，露出一串串棉花套子；满脸扑着黄色的灰土，手指裂着一道道结着黑痂的裂口；从外表上看，俨然是个沿门乞讨的叫花子了。母亲和新媳妇惊愕地睁大眼睛，看着他直挺挺走进院子，不知遇到什么凶事，该当如何是好了。

他端直走进上屋偏门，解开破烂棉袄上的布制纽扣，又从腰里解下蓝布带子，“咣啷”一声扔到炕上，黄灿灿的麻钱和红亮亮的铜元抖撒在炕席上。他这时才一弯腰，吁出一口气坐在炕边的木凳子上。为了防备土匪拦路打劫，他故意撕破棉袄和棉裤，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背着褡裢讨饭吃的叫花子了。百余里徒步跋涉，铜元和麻钱硬邦邦别在腰里，腰脊简直都要断裂了。谢天谢地，终于逃过了土匪的眼睛，把一弓一弓弹花挣下的血汗钱带回屋里来了！

老母亲和新媳妇顿然转换出一副惊喜的神色，不约而同地吁出一口气。新媳妇忙着烧水做饭去了。老母亲把散乱的铜元和麻钱整理成串，压到箱子里去了。

按照家规，景荣老五先向母亲问安。一月来家庭的内务和外事没有什么大的跌腾，他放心了。出门在外乡弹花挣钱，睡在这家那家的陌生的炕铺上，他想念刚刚过门的新媳妇，更惦记寡居的老娘。在兵荒马乱的乡村，把两个不能当事的女人撇在家里，他总是牵肠挂肚般地操心会不会遇到凶事呢。

母亲悄悄告诉他，经过对刚过门的新媳妇一月来的实际观察，勤快，孝顺，不抛撒米面，是庄稼院里过日月的可靠人手。更叫老人惊异的是，新媳妇居然能捉着铁锨，把猪粪挖起，从猪圈的矮墙上抛到外头去。她站在猪圈里挥锨挖粪的姿势，强悍而又潇洒，完全不亚于强健的庄稼汉小伙子。景荣老五惊喜地听着母亲乐悠悠

的叙说，愈加觉得椰子媳妇可爱了。

美中不足的是，新媳妇有一个令人意料不到的缺点。老人嘬着舌头告诉儿子，新媳妇的针线活儿太差迟了。这是一般乡村女人的本能呀，她却不会！

“唔……”景荣老五从嘴里拔出旱烟袋，笑咪咪的眼睛里顿时散了光，不会缝衣联袂的女人，对于一个农家来说是太叫人遗憾了，“那……会不会纺线织布呢？”

“不会。”母亲噘着嘴唇，现出鄙夷的神气，“锅上灶上也不行，连好一点的饭食也做不出来。”

“唉唉！”景荣在母亲面前毫不掩饰地吁叹起来，“我怎么就遇上了……这号笨熊呢？”

“甬愁，荣娃。”看见儿子灰心丧气的样子，母亲立即反转来宽慰儿子。儿媳妇虽然有令人遗憾的缺陷，她却压根没有弹嫌厌弃的意思，穷人家娶个媳妇容易吗？“妈十年八年死不了，就不能叫你屁股露在外头，缝联袂，纺线织布，有妈哩！”

“唉……”景荣又叹一口气，摇摇头，担忧地说，“我能靠你一辈子？”

“赶妈闭眼的时光，就把她教会了。”母亲宽厚地说，“听说她爸死得早，她跟她爷整年在地里做庄稼，倒把女儿家的针线手艺荒废了。可怜人呀……”

“噢……”她的缺陷是可以原谅的，可怜人呀！景荣老五想到早逝的父亲，自己十五六岁就承担起一个庄稼汉子应该付出的全部艰辛，心动了，再不哀叹自己遇到一个笨熊了，问母亲，“她现时还能学会吗？”

“能，怎么不能呢？”母亲和悦地说，信心十足，“我权当是给自家女儿教针线……”

春夜短暂。景荣老五和椰子媳妇亲亲热热睡过一夜之后，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就赶往渭北弹棉花去了。椰子媳妇不会纺线

织布的缺点，他连提说一句也没有。

半月后，下过一场透雨，他赶回家来，该当收墒耨耙留作棉田的空闲地了。河川里杨柳泛绿，麦苗返青，路旁和田埂上，野草萌生了。

从河川的土路上望过去，沟坡下的三角洼地上，一个穿红袄的女人，叉开双腿，踩在耨上，一手牵着套绳，一手抓着黄牛尾巴，正在景荣老五家那块待播棉籽的空地上耨耙哩！那姿势，洒脱得完全像个熟练的庄稼把式。景荣老五惊呆了，远远地瞧着他的不擅长针线活计的梆子媳妇，心里一热，快步奔过去了。

“你……”奔到地头，景荣老五心里涌起一股男子汉的豪壮感情，“你歇下！让我耨——”

梆子媳妇嗔笑着，故意显示似地响亮地喝斥一声黄牛。黄牛加快了蹄脚移动的速度，在景荣面前停下来。她装出嗔怪的神气：“你刚走半月，又跑回来做啥？”

“我要是知道你会耨地……”他笑着，憨厚地笑着，“我怕晒得墒缺了。”

“单是为收墒棉田吗？”

“唔……”

“棉田误不了。你现在放心走……”

“你……”

媳妇瞧瞧四野，静寂无人，猛然搂住他的脖子，亲了一口，畅快地笑着，又跳到耨耙上，扯动套绳，吆着黄牛走了。她自如地站立在耨耙上，任黄牛拽着她前进，她扭腰移脚，保持着身体平衡，忽然转过头来，甜甜地笑着：“你就坐着歇着，你走了远路……”

他完全可以心地踏实地申游到更远的乡村里去弹棉花挣钱了，不必操心家里那三五亩薄地的庄稼作务了！她倒是有这一手长处！

转眼三年过去了，新媳妇变成了旧媳妇。虽然免不了梆子老

太的称谓,但谁也无兴趣看她的脸长脸圆了,似乎倒成了一个亲切的称谓;即使她不会女儿针线也早已成为过时的新闻,会像男人一样作务庄稼亦被众人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她像一片普通的树叶夹生在绿叶之中,完全融合在椰子井村女人窝里,生活着。

这时候,不知谁家女人终于把奇异的眼光从她的脸上转移到腰里——没有鼓起来的迹象。任何一位新娘子被抬到椰子井村的任何一座庄稼院门楼下,少则一二年,多则三四年,那新媳妇就会在奶下吊着个娃娃,在村巷里出出进进。椰子老太过门五个年头了,腹部平平,一个可怕的流言悄悄地又是迅速地传播——

景荣老五家的椰子媳妇不开怀!

母亲早已担着这份心。她心里焦急,担忧,又不便于直问,直到这个传言灌进她的耳朵,才决计不让儿子景荣常年在乡揽工弹棉花了。宁可日月过得更清苦些,但愿小院里早日听到新生命的第一声啼哭。

景荣老五顺从地回到椰子井,把弹花弓挂到墙上去了,只是在邻近村庄里做点零活儿,晚上赶回家来,和他的椰子女人厮守在一起。整整一年过去了,没有任何令人欣喜的征象出现,一切已不再是秘密。

他终于忍不住:“你身子有啥毛病吗?”

她难为情地低下头:“我感觉好好的嘛!”

一家人开始张罗给她治病。母亲顶操心了。景荣请来十里堡镇上的老中医先生,又祟出一石麦子,把钱全部买成大包小包的中药,由老母亲亲手熬成汤水,灌进她的喉咙,却仍不见有丝毫的变化。庄稼人是宽厚的,热心的,一当证实景荣婆娘确凿不抓养娃娃的不幸时,全都变得异常热心关照了,不断地有这家和那家的女人踏进小院来,神秘地向景荣一家举荐灵方妙药,单方验方。红公鸡肉啦,公猪肉的药引啦,外加三五样怪癖的中药啦。老母亲已经开始内心惶恐,日夜操心弹花匠家的后继人大事了。凡有推荐,尽皆

一试，不怕花费铜元和麻钱，催促已经有点不大耐心的儿子，到处搜寻购买药物。而她呢？无论把什么灵丹妙药吃进去，仍是依然故我，毫无变化。老母亲急得束手无策，对一切药物神医渐渐失去信心，最后引着媳妇，到近处远处的神庙古寺，求拜起娘娘神灵施子赐福……

她的腰似乎更细，臀部也尖削起来，眼皮和嘴唇更薄了，燕翅骨愈加突出，更趋像一只梆子了。

十余年过去了，景荣老五不能不接受这个既成的事实，遵照母亲辞别这个家院时的临终嘱咐，抱养了别人一个女孩子，继之又抱养了一个男娃娃……总不能绝后哇！

两个不是亲生的儿女和他们组合成一个新的家庭。这时候，胡景荣和他的梆子女人，从他们满意又不满意的生活里扬起头来，聆听一个陌生的名词：解放了……

二 “盼人穷”

由于土地的重新分配，由于彻底干净地废除吸吮庄稼人骨髓的苛捐杂税，由于人民政府颁布发展生产的政令，由于提倡男女平等、尊重女权，由于风调雨顺……梆子井解放后三四年间发生了——首先是经济上随之是精神上——惊人的变化。一幢幢新瓦房在荒园空院中撑起来了，一匹匹高脚牲畜从十里堡集镇上牵回村庄里来了，一个个光棍后生喜盈盈娶回新媳妇来了。梆子井村前的河川里，时时可以听见庄稼汉子粗声豪气的“乱弹”调儿。

景荣老五更是雄心勃发。他对老婆不能生育女早已死心，抱养的一双儿女填补了精神上和感情上的缺憾，重要的是新的生活时时刻刻在激发他大干一场的雄心。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世道呀！不怕财东欺侮，不怕土匪打家劫舍，不怕拉兵卖壮丁，不怕军马草料捐税……景荣老五心里说，庄稼人现时还操什么闲心呢？